

BYGONES

柴火棍

著

正儿八经  
谈恋爱

南海出版公司

柴火棍

著

正儿八经  
谈恋爱

BY GONES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儿八经谈恋爱/柴火棍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12

ISBN 7-5442-3589-0

I. 正… II. 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0939 号

ZHENG ERBAJING TAN LIAN'AI

正 儿 八 经 谈 恋 爱

---

作 者 柴火棍

责任编辑 程钢

封面设计 尚农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 话 (0898)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圣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589-0

定 价 22.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柴火棍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吃北京尘土长大，理工科出身，现混迹于美国某城市郊外农村，以写电脑语言谋生。2000年初正式接触网络，2002年开始在各个论坛胡言乱语，感悟人生，以排解闷骚岁月。2005年底开始创作十月怀胎的长篇小说《正儿八经谈恋爱》。

投稿邮箱：leezhenghua@126.com

整个小说，是一个慢慢展开的情爱伦理故事，但又混合着商业的情节，从开始恋爱到婚姻、婚外情，乃至最后的离婚，等等等等，像一个社会的浓缩。我正是想借助这么一个浓缩的、甚至有些离奇的故事反映人性和情感。我不是郭子，郭子身上的所有事情我都没有经历过，但是郭子他们的情感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我和我周围的朋友身上，我体会了他们的喜悦和哀愁。甚至在越来越多的这种情感压力下，我变得麻木和妥协。生活中的完美和不完美总是有一种奇异的和谐。这里，我并不想指责什么，也没有过多的批判，只是希望能真实反映那种情感和无奈，保持一种中庸的态度，对待浪漫和道德，放纵和收敛。

——柴火棍

整体策划：李正华

责任编辑：程 钢

封面设计：尚 农

## 引 子

郭敬轩

男

年龄三十有四

未婚。美籍华人。

在北美一家知名企业做资深程序员，类似科级待遇。收入颇丰，有洋车洋房，年底股票分红。欲觅一温柔娴雅、知书达理、懂英文、会做川菜、二十五岁以下女子共赴黄泉。

当我看到这则朋友快递过来的，登在国内××晚报上的征婚启事的时候，一口水差点儿没把我弄窒息了。想都没想，顺手抄起身边的电话就打了过去。

“嗨，孙子，你给我找保姆呢还是找媳妇儿啊。”我毫不客气地冲着电话大呼小叫起来。

“你有病啊！午夜凶铃呢？也不看看几点了。”

那个被我称作孙子的，是我的高中死党——大顺，可这小子跟顺是一点儿都沾不上边儿，高中毕业那年死了爹，自己也不争气，没考上大学，上了个破函授，弄了个夜大文学的文凭。他玩儿起了文痞，自以为是根葱，自掏腰包出了部书，起名叫《亮出你的腿》。那个时候，敢起这么猛名字的书还不多，不像现在的网络文学。要我说，现代的一些网络作家就是意淫的产物，哪儿像过去那个时代，那些个写严肃作品的，真下到农村，下到西北去体验生活。这小子出了书，毕竟文学底子差了点儿，性描写也太直白了。他的书愣是跟黄色盗版光盘一样的待遇，就是满大街见到的那些外地人，兜个床单，上面摆满类似手抄本之类的册子，等扫黄队的一来，那帮人卷起床单就跑，大顺的作品就赫然摆在那堆书里。也怪大顺生错了年代，要是现在，大顺怎么着也是一响当当的网络文学作家了。晃荡几年看

实在不行，找了当地一家报社，也巧了，他死去的爹的老同学正好是那里的主编，就这么，混进去，当了个娱乐八卦版的小编辑。

前些日子，跟他聊起，听说我竟然还是王老五，这家伙的鼻子立刻拱了老高，电话那头就听见“砰砰”拍胸脯子的声音：“你放老心了，你的大事儿我来管！”

“悠着点儿，别把自个儿弄得跟老鸨似的。”

今天，我忘了他那里正好是深夜。

“你就这么给我找对象儿？三十有四，未婚，尽废话，已婚登什么征婚启事。”

“那可不一样，有离异的呢！你先别骂，还真有寄信来的呢，很水的妞儿，等俺收一包了，给你邮寄过去，你慢慢圈。”大顺的语气颇像古时候敬事房的太监递折子给皇上圈秀女。

“少废话，挑顺眼的，先扫过来。”

“嘿，别猴急，俺老婆叫俺睡觉呢，先挂，先挂……”电话那边咔嚓断了线。

“嗨，你小子……”

## 1. “碰”出的缘分

我，郭敬轩，来美近十年，生活不尽完美，虽有洋车洋房洋票子，却没个老婆相伴。这头些年，仗着自己年轻，身子骨好，可着自己使劲造，舍不得结婚。这年纪一大，突然发现，这曾经沧海的水似乎太多，只取一瓢已经不太容易了。说回国找，那是朋友们的好心，总不能被自己当了驴肝肺什么的，全当撞个运气，赌个彩票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天灰蒙蒙的。今年不知道怎么了，这个美国中部城市，竟然也开始持续阴雨，一下还是十多天之久。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阴霉的腐朽之气。上午九点公司有个例会，所以我特意早出门半个钟头。顺着那条闭着眼都能开的村边小道儿，听着收音机里叽哩咕噜的交通新闻，看着两边被雨水打湿的绿叶，突然想起十年前的国内生活，开始感慨人生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就在感慨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前面那辆红色捷达车竟然开得如此之慢。一条限速 45 迈的双线小路，前面的车竟然只开到 30 迈。

“奶奶的，你妈×吃饱了撑的。”我开始极度不耐烦。也是，自己开顺的地方，一脚踩下去，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是限速。可偏偏碰上那一面主儿，让我不停地换到煞车挡。看来今天要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了。我试图从那车后窗眺望过去，想看看开车的面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估计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

“要逛大街周末去啊，非上下班挡着道儿。”我心中已十分烦躁。心下已无数次地设想让自己的车子伸出一机械手臂，狠狠地抽那车屁股几下。无奈美国这里连喇叭都不敢随便按。发泄都不方便，现在算是知道美国的变态怎么这么多了，合着全是憋疯的。前面的车继续大摇大摆地挡着所有的人。我终于找了个机会，在一个允许超车的地段，猛踩几脚油门，从旁边呼啸而过，蹿到了它的前面。

重新看到眼前一片明亮的视野，心情自然是大好无比。得意的我吹起了口哨。在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处，我缓缓停了下来。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口哨声中的时候，我听到一声闷响。声音不大，但是凭感觉，我知道

是自己的车子被撞的声音。

“轰”一下，我身上的血全部涌上头，一回头，看见那辆开始被我尾随，现在尾随我的红色捷达。我迅速打开车门，边往外钻边骂开了：“Shit，他妈跟谁学的开车？胸部丰满也不能到处顶人啊！”我真急了，在此时，我总会感觉中文的博大精深。老美骂人的话，翻来覆去，最严重的就不过是那些F打头的单词，Fuck，这算个鸟啊，骂来骂去，还不知道到底是骂了她了，还是让她爽了。

“你他妈嘴巴干净点儿！”听到句话，倒把我给镇住了。怎么还会国骂？我定下神来，这才注意到撞我车的人。是个女人。在雨天中，她的红裙子显得非常鲜艳。这个既像天使又像魔鬼一样的女人，就这么，就在这样一个蒙蒙的灰色雨天，被上帝带给了我。多少年后，回想我们的初遇，我都无法解释那份巧合。只能俗而又俗地称它为缘分……

## 2. 爱系天意

这个女人不算很漂亮，但绝对够年轻。年轻到底是资本。只要年轻，里里外外散发的都是一种活力。她身材挺高，至少有 1.65 米，体态凹凸有致。脸庞有一些棱角，眉宇之间似乎隐隐有一些刚毅之气，眼睛虽不大，眯起来倒也比较妩媚。难得的嘴边两个酒窝让她的脸部看上去不至于太冷。

我们把车子让到一边，以免挡到上班的高峰车流。步出车外，我审视了一下我的车子。这是辆三年新的本田 Civic，后屁股被蹭掉一大块漆皮，还瘪下去一小块，看上去像老太太的嘴。看了看红裙子的红捷达，竟然完好无损。德国车就是比日本车禁撞。这时我看见红裙子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

“你要干吗？”我瞪着眼，吃惊地问。

“打 911 啊！”红裙子连头都没有抬。

“你疯了？这事儿责任可全在你。”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看见她的瞬间，竟然不想报警了。

“女人，女人，你这辈子逃不过女人劫，看见女人腿就软，走不动道

儿！”很久以前，我的死党顺子就已经给我未盖棺已定论了。

“你一介莽夫，懂个屁呀！这叫绅士，尊重妇女！”这是我的回答。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的软肋就在女人。不过，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了。

“瞪着你的牛眼干什么？我打电话你不吃亏啊，该罚多少我认了，省得你满嘴不干不净地放屁！”红裙子气鼓鼓的，毫不示弱。而这股子泼辣劲儿，突然让我对她产生了好感和“性”趣。

“你想清楚了啊，你从后面撞了我，报了警，责任可是在你，保险也跟着涨三年。”我旁敲侧击着利害关系。

她拨电话的手在空中慢慢地停顿下来，伸出去的手指在触到电话按钮的瞬间蜷缩了进去。这种细小的动作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知道她屈服了。但是女人嘛，虚荣的动物，总是要给个台阶下的。

“姑奶奶，拜托，你撞了我的车，总得要我发泄一下吧。骂你两句都是轻的了。看着你也挺开朗一主儿，不至于这么脆弱吧？”

红裙子翻了翻眼睛，没说话，似乎还在犹豫。

“我说，你快点儿，好不好？你再耽误了我的会，那工资的损失可比你赔我这车的损失要大多了。”

“好吧，打算让我赔你多少？”红裙子终于收起了电话。

“废话少说，先看看你驾照。”

红裙子乖乖把驾照递了上来。我快速扫了一眼，一个美丽的名字“夏小雨”。我又草草看了下地址。我这个人，天生有过目不忘的功能。从小到大，最擅长的就是背诵，记性极好。大顺老说，你这个人忒阴暗，记性那么好，不就是用来记仇的嘛。冤枉啊，这记性好也苦恼啊。我小时候曾经走火入魔过，五岁那年背九九表背得灵魂出壳，三天了，看着我二大爷就说七七四十九，看着我奶奶就九九八十一，愣是让我娘满村子敲着破脸盆把我的魂给唤回来。那以后，我不敢太用脑，生怕入了脑的东西，拔不出来了。

我把我的驾照也递了过去。夏小雨看了两眼，忽然笑起来：“我说怎么吐不出象牙，原来姓‘狗’。”

“喂，你听着也是一北方人，这拼音咋学的，上了大学吗？那念狗啊？”

“呵，急了，急了，狗性毕露！自己看去，明明念狗，自己没姓好，找你祖宗去，跟这犯什么急？”夏小雨冷笑着撇回了我的驾照。

“这明明是郭嘛，你看，你看……”我甩着驾照，用眼睛一瞥，乖乖的，

闹了鬼了，啥时候给老子改了姓了。我这驾照前两天刚换了一次，现在还记得那个巨乳肥臀、磨磨蹭蹭的黑大妈口齿不清叫着我“Jacky Gou”，我想原谅这老美的饶舌嘴了，没想到真给我拼成 Gou 了。还得让老子去换。

“得，老美拼错了，这我还没注意到。”我讪笑着缩了回来。

小雨瞥了我两眼：“让我赔多少钱啊？”

“呵，算了，你就赔我一百吧。”

小雨定睛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突然，她笑了，笑得那么不怀好意，竟然让我浑身都不自在。

“好啊，你要一百，就给你一百，丑话说前面，我可只赔你钱，你小子要憋着坏让我将来搞三陪可没那么便宜。”

“你放心，我对同胞没兴趣！”

“这是我电话，E-mail，钱不够，将来找齐。记着啊，我跟你之间就钱的关系，别的免谈。”小雨甩给了我一张纸，开上自己的捷达，扬长而去。

看了看天，我突然笑了，也许是天意，下小雨的天气，我认识了“夏小雨”……

### 3. 东郭先生

急急忙忙赶到公司，来不及去自己的鸽子笼了，三步两脚直冲进了会场。还好，大家也刚刚入座。头儿们商讨了下一步的工作方针和每个人的项目规划。我这个公司是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企业，全公司上上下下加起来也有二百人左右。主要搞半导体测量的仪器。就这么一小公司竟然还全球化，在中国还有 Office。说是 Office，其实就是一人的皮包公司，连场地都没有，在家里直接办公。可别小瞧这皮包公司，这里直接给开工资，那叫外汇，而且正经的还是响当当的外企。想自己刚在国内工作那会儿，刚改革开放，就想混到一外企里面去，听着跟高干一个身份。哈，好歹现在进了正经八百的外企，拿上了“美刀”，连身份都成鬼子了，竟然一点子兴奋劲儿都没有。有朝一日还得海归，自我感觉比这里会好一些。

会议结束，回到自己座位，就收到了大顺的 E-mail，点开，一幅泳装三点的美女迅速占满整个屏幕，吓得我立刻关了显示器的开关。左右看

了看，幸好没人。拿起手机，把大顺再一次从温柔乡里拖起来。

“你活腻味了？敢给我公司发病毒。”

“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管那叫病毒了？撑死了闹个梅毒。”大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不是病毒是什么？害我以为进了黄色网站！”

“你不是要看吗？那就是征婚广告登出去收回来的……”

“我靠……”到底是时代不一样了，我心底突然对国内的男人们有了无限的艳羡之情。

“你要不要看了？不要我以后不给你发了。”

“发我私人信箱去，对了，你小子别截私货，那几个顺眼的给我留着回国发展点儿啥一夜情的。”

“啊——”大顺不耐烦地打了个哈欠，“够使，够使，几十个呢，就怕你小子不禁扛啊，注意现在多锻炼身体，补一补吧。否则回头死得比汉成帝、西门庆还惨。”

打完电话，我旁边的越南同事过来找我，神情十分严肃地告诉我：“Jacky，我的程序把机器给毁了……”

杰瑞是个越南人，说起他的遭遇可真不一般。杰瑞是以越南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的，那年，他12岁，他和妹妹跟随父母一起逃难上了难民船，漂洋过海来美国掘金。杰瑞和亲人们走散了，上了不同的船。不幸他父母和妹妹的船触礁而沉，而自己却万幸到了美国。没有父母和亲人的日子自己扛了下来。由于年纪不够，在中国城、越南城打工，还要躲避美国政府的追查。后来攒点儿钱了，这才去一些学校念了些证书类的课程，也开始鸟枪换炮登上了Engineer(工程师)的宝座。杰瑞身世离奇，为人十分狡猾和谨慎。他有不屈不挠的一面，但也有极为自卑的一面，这种复杂的个性让他有时候人性有些扭曲。我虽然欣赏他，却并不十分喜欢他。

杰瑞苦着脸告诉我，他的一个程序，导致测试机器彻底起不来了。同在一个组，机器起不来，我的工作也无法继续。本着白求恩救死扶伤的精神，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去检查他的编码和系统设置，终于看出他的程序中不小心改写了一些系统的设置。当更正了这个问题后，重新设置系统，机器恢复了原状。杰瑞很是开心，请我吃了顿泰国饭。酒足饭饱，杰瑞突然提出此事不要告诉老板。看着杰瑞诚恳的请求，再加上吃了人家的嘴短，想想杰瑞估计是怕老板炒他鱿鱼或对自己职业前景的担忧，人之常

情，我答应了他。事后想起来，自己真的是忘了老祖宗的家训，做了一回东郭先生。

#### 4. 异域的风情

话说忙完了杰瑞的事情，自己心情也轻松起来，还颇有一些成就感。驱车回到自己那间不大的公寓，刚开开门，一只柔弱无骨的玉臂缠住了我，一阵糯香迎面扑来，这种香水的味道我熟悉，我看也没看，从身后把她拽到胸前，一把把她挤到门背后，随后用脚把门给踢上。在那一瞬间，这个女人让我变成了野兽。我野蛮地褪去了她的衣服，疯狂肆虐地用我的唇咬遍她浑身每一寸肌肤。

“女妖弄疼我了！”那个女人也不停地拍打着我的背部肌肤。弄疼了吗？我想她是舒服的。

她叫凯西，一个妖媚的美国女人。我想我和凯西不过是彼此之间性的吸引。一个西方女人和东方男人由于性的好奇而结合在一起。认识凯西是在公司的野餐活动上，她是公司一老秘书带过来的邻家女孩儿。在初见凯西的第一眼，就被她吸引。我想她也是被我吸引，绝对是那种性的吸引，她有那种妩媚的野女人气质，而这些是我在东方女人身上无法找到的。那种野猫般的风情，在我看来充满了原始的异域风味儿。我喜欢她身上那种直率和简单，那种毫不扭捏造作的气质。很快，我们就坠入爱河。她的古怪脑筋中总有用不完的鬼点子。跟她在一起，我的体内似乎有永远使不完的激情和冲动。凯西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她很爱我，为了我，她学了中文，甚至拼命模仿我的京骂，“你丫有病啊？”“女妖有病啊？”她总是发不好“你丫”这两个字的音。于是，经常可以听见我们家满屋子“女妖”、“女妖”的词语。“你丫就是一女妖！”我曾经把她压在身下，极尽挑逗地说了这句话。“女妖就是一女妖。”她调皮地学着我。我想，我们都是快乐的，都十分满意彼此间的情人关系，我没有想过要娶她，而凯西也一样。“我妖有病才会嫁你！”这是凯西时常说的一句话。我很喜欢这种简单的爱情，也许少了些含蓄的浪漫，但至少让我在忙碌的职业生活中彻底放松……

一阵狂风暴雨之后，我和凯西彼此拥抱着躺在沙发上。

“今天干什么呢，电话都不给我打？”凯西随手抚了抚我头上的乱发。

“忙啊。”我简单地讲了一下杰瑞的事故处理经过。

凯西起身，就那么赤裸裸地走到厨房，给我倒了杯冰水。凯西的身体是健康的，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的气息，看上去像以前一个动画片中的女英雄那样，每一片肌肤都在往下掉阳光。

“你怎么可以答应他不告诉老板？”凯西听到最后，颇不以为然，“这里是美国，没有礼貌谦让，你做了什么，没有道理不让老板知道。事情到底谁做的，责任谁担当，是要有说法的，你怎么保证你们老板不会知道，你又怎么保证杰瑞自己不会居功？”

“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我突然有些不耐烦。一直觉得这事情，隐隐有些不对，被凯西这么直白地揭露，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了些恼羞成怒的感觉。

凯西似乎很不开心我的态度，她把水重重放在茶几上，迅速穿好了衣服。我吃了一惊，起身问她：“你怎么了？”

“我妖再管你，我是你孙子！”凯西的不正宗京骂，突然把我搞笑了。捏着她气鼓鼓般苹果一样的脸，我说：“你这是干吗？要让我乱伦？”把凯西抱在怀里，脑子里依然想着她说的那几句话。是啊，也许真碰到小人了？

## 5. 意外的重逢

第二天上班，正在我思前想后，想着如何旁敲侧击把这件事捅给老板的工夫，老板自己找上门来了。

老板问我是否知道测试机器坏掉的事情，我坦言知道。老板接着问，听说是我做测试的时候搞死了机器，多亏了杰瑞找出问题，把系统恢复。听到这个，我脑袋虽不像小说中写的那样五雷轰顶，眼冒金星，但是肺的确快气炸了。表面上我装着十分镇静，心里却想：“哥们儿，你既然不仁，我也就不义了。”我一五一十把事情详细汇报了。老板沉吟片刻，对我说：“我相信你，凭对你和杰瑞多年的了解，这种系统的问题，他自己是诊断不出来的。只是希望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你要如实汇报，以免被人利用。”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装作若无其事，但依然能感到杰瑞偷窥的眼神直射在我的背上。这件事，老板替我们压了下来。私下里他应该也找过杰瑞了。从杰瑞表面看我貌似热情而实际上在背对着我的时候那阴冷的目光中，我感到了我们之间的梁子已经结下。

工作上的烦心事儿，让我欣然不加考虑地答应了一位朋友周末的Party邀请。这种Party，凯西是不愿意陪我参加的。她说她吃不惯中国菜。骨子里，我是有些遗憾的。挎着一洋妞儿，尤其是如此一性感尤物出席各大中国人的晚会，我还是能感受到来自各方艳羡的眼神。虽然大多数男同胞的心中可能想的是：“呵，小心别把你小子整死。”但我私底下好炫耀、好虚荣的劣根性也让我极为受用那些眼神。

周末，梳洗整齐，半路买了个果篮，直奔朋友家中。

朋友的家中，已经乌央乌央一堆人了。朋友是对夫妻，男的叫张扬，女的叫韩絮。我曾经打趣他们说：“你们两个真他奶奶的是绝配。”更绝的是张扬显得含蓄，而韩絮却显得格外张扬。夫妻两个极为好客，为人也热情，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男的是个牙医，钱是不少赚的，做牙医要做美国的牙医。男的当年在国内就是牙医，用他自己的话说，太没钱图了，连收点心盒儿的贿赂都收不到手。

这张扬做了几年牙医，看到身边做外科手术、麻醉的医师们大大小小的红包收到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愤然辞职，跳到了美国这片牙医的沃土，又继续深造，考了一个又一个执照，咬着牙苦熬了几年，终于开了自己的诊所。虽说那时候人已过中年了，一旦飞黄腾达起来，运势是挡也挡不住。再加上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总是能在合法渠道内，让自己的病人少付钱，尽量把钱算到保险公司的头上。他的生意也真是越做越红火。而那风风火火的韩絮，辞了国内教书匠的活，专心跟老公打理诊所。

我知道张扬好客，却没想到他请了这么多的人。大人叫，小孩儿哭，感觉像进了国内的自由市场。来美国时间久了，我发现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就是晕人，人一多，自己会感觉无端的烦躁和无聊。本算比较健谈的我，也会显得置身事外一样。百无聊赖的我，四处打量着造访的来客，希望能找到倾诉的对象。就这样，我惊异地发现了夏小雨，一个与我一样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电视机前面打着哈欠的女人。

我走过去，静静地站在她身边，她正在看一个儿童节目，我想那不是她的初衷。爱看儿童节目的女人，一种是童心未泯，一种是已为人母，凭

我的直觉，夏小雨绝不是那种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她的身边还坐着一堆大大小小的孩子。她不过想找个地方让自己放松放松。

“夏小雨！”我直唤她的名字。

她迅速转过身，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注意到她一对长长的睫毛。看到我的第一眼，是惊诧，随后，她的眉毛慢慢舒展，又迅速上扬：“是你啊，Jacky 狗！”她的声音不大，但却有了丝暧昧的挑逗。

Jacky 狗？我笑了，对这份独特的称呼……

## 6. 爱由心生

当夏小雨看见我的时候，我几乎可以捕捉到那一瞬间的欣喜，而随后而来的话语又充满着挑战和挑逗的味道。我喜欢说话充满挑逗的女人，那种欲罢还休的挑逗，会激起我来自男人心底征服的欲望。

“想不到会遇见你啊！”我极力展现出一副阳光少年般的笑容，就像孔雀在发情期展现自己最美的羽毛一样。

“没有想不到，只是不去想罢了。”夏小雨看着我笑，就那么闪亮地笑，宽宽的额头发着亮。

“嗨，敬轩，这是小雨。不好意思，客人太多，你们先聊着，饮料、食品都在那边桌子上，你们自己拿。”韩絮凑到我身边，热情地替我介绍着。

“知道了。”我晃了晃手中的啤酒，“到你这里我还会客气？大不了把牙吃坏了，你再给我补上。”我笑着调侃，“你这个小雨，我认识。”

“噢？你们见过？”韩絮冲我意味深长地眨着眼睛。

“不过一日撞见狗了。”小雨笑着接了碴。

“什么？”韩絮显然没明白我们的暗语。

“没什么，韩姐你忙去吧。”

“得，我不添乱，你们慢慢聊。”韩絮自以为看到什么一样，拍拍我的肩膀走开了。

我和小雨对视一眼笑了。

我们开始攀谈，从交谈中我了解到小雨是今年夏天刚到的，在中部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念经济学硕士。非常让我吃惊的是，她是从加州一所名

校转过来的。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我却不清楚小雨为什么低就了。问及原因，她只说学校压力太大，她喜欢安逸，喜欢那种鸡头而不是凤尾的感觉。再深就不愿多谈了。更关键的，我了解到小雨至今独身。我想我身体里的征服感似乎被挑了起来。

慢慢的，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聚集了一堆人。大家开始拿刚PHD(哲学博士)毕业工作不久的小周开涮。小周是个快奔三张的小伙子。这世界也怪，当我十几岁时，看三十的人，觉得那是快过了气儿的，等自己长到这把年纪，回头看三十的，那跟看一团小太阳一样了。小周自我感觉极好，什么话题都喜欢往自己身上引，还喜欢表现自己是个特高尚和正直的男人。大家喜欢调侃他，他虽然好吹个牛，却毕竟不算小心眼儿，对大家的戏谑，不管好坏，统统都当成马屁，笑脸相迎。这不，这小子坐在那里，又开始唾沫横飞吹自己在新公司多牛，自己设计的产品如果投入生产，全公司的软件开发人员都得失业。当有人问他那投入生产没有，他又拉下脸来大骂自己的上司不识货，没能耐。话谈到这儿，几个平时不喜欢伺候孩子的男人们，争先恐后地站起来，追着自家孩子，强行给他们换尿布去了。还有几个坐在那里，眼镜片上全是雾气，看不清他们的眼。小周继续讲到自己上司的上司好像对自己特别器重，几次三番在公司会议上对他青睐有加。而这个大上司还是个金发碧眼之美女，虽不比白宫的第一夫人劳拉，也能赶上当时那HP(惠普)女总裁了。而我们正直的小周同志依然不卑不亢，面对美女上司的诱惑，全身上下哪儿都不硬就除了骨气。钱和性永远是男人闲聊中的主题。当话头一转到了女人身上，四处的男人们又都聚拢来拿小周开着玩笑。这个说他应该约美女老板出去吃顿饭啦，那个说应该给美女老板送束花啦之类。在旁边默不作声半天的小雨，突然不紧不慢地来了一句：“要我说啊，这事儿不急。就小周这么聪明伶俐的，‘日’后定当有望。”

我一贯对一些隐晦的黄话有着天生的敏感，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尤其是小雨特意把重音放在了“日”上，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笑得一口啤酒终于呛进了气管儿，咳得我隔夜的饭菜都快倒了出来。一屋子人，在我的狂笑带领下，也恍然醒悟，个个狂笑不止。而小雨自然成了当晚的明星，这句话也被引为经典。看着小雨，还是那么淡淡的，满不在乎地微笑着。我知道她是睿智的，是聪明而幽默的。我突然间有了种要得到她的冲动。如果能被这样一个女人爱，或许是件刺激的事情……